

故乡的马颊河

先人逐水而居,与水相生。村 庄傍着马颊河生存了几百年,已无 从查证是先祖哪一辈迁徙至此繁 衍生息。我很幸运出生成长在河 畔,自垂髫而束发,目睹了河流奔 腾、干涸、草荣木枯、舟行蓬落,见 证了村庄的喧嚣、静谧、繁荣和邻 里乡亲的喜怒哀乐。

千里河水,迤逦穿行,马颊河 自庆云流入无棣后,由南而北向东 流贯全境,汇入渤海。沿途滋养着 流域百姓,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 浓郁的风土人情。小时候在静谧 的夜里,趴在土窗台上,数着满天 繁星,听着大人们议论着马颊河自 哪里来到哪里去,地里的庄稼浇灌 了几遍水……空气中充盈着惬意 和茶香,给人以恬静和无限的想

马颊河古传为禹疏九河之一, 据史料记载,禹贡九河变迁淤塞, 唐久视元年,为分泄黄河洪水,开 挖马颊河。1966年,马颊河下游人 工改道,夺占麦河新掘而成。1968 年,借老马颊河裁弯疏浚新辟行洪 河道,因流经德州、惠民两地,故名 德惠新河。但乡亲们还是口耳相 传称其马颊河。河水流经之地,美 丽富饶,物产丰富,沿途造就和沉 淀了许多人文景致。

马颊河有着唐诗宋词般的历

史文化底蕴。她的身躯,神奇地将 灵秀与雄浑统一起来,在流动的历 史岁月里,时而柔婉,时而奔放。 唐朝诗人李峤有诗赞马颊河:"源 出昆仑中,长波接汉空,桃花来马 颊,竹箭入龙宫"。清代诗人李鲁 《枣园桥畔》描绘马颊河"添得青林 路欲迷,行人道是旧西溪"。古来 许多文人墨客围绕马颊河也留下 了诸如"青青草色上河桥,雨后推 窗见柳条""重来村落改,迷望荻芦 黄"等脍炙人口的名句佳篇。

马颊河宽而深,坝堤之外,地 势高于河床且平缓,阡陌纵横,水 浇条件相对较好。只要有水,沿岸 庄稼不愁好收成。河水汤汤,冲刷 得河滩平坦而柔软,岸堤之下,间 隔或连片生长着一方方、一丛丛的 芦苇、蒲草和叫不出名的野花。四 季更迭,乐趣轮换,河道始终是村 庄人的依靠。在这里挖野菜、割猪 草、捉蜻蜓、做游戏,乐不归家。炎 炎夏日,孩子们"拉帮结伙",瞒着 家长偷偷跑到河里洗澡,没完没 了,往往被家长追到河里拖回家。 夜晚,河道成为大人的"专属",瞬 间河道里热闹起来,大人们站在没 腰深的水里,搓洗着一天的燥热和 劳作的疲惫。而到了深秋季节,马 颊河则呈现出别样的美。芦叶飞 黄,水汽蒸腾,薄雾淡淡,朦胧缥

缈,河水也脱去了往日的喧嚣,平 静舒缓,悠闲淡定。村庄、河谷如 少妇轻纱敷面,半掩半露,半笑半 颦,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亢奋、感 叹和不忍触摸。有时雾气即将散 去,天空又飘洒起细雨,微微的凉, 令人神清气爽。间或有几只小鸟 穿掠其中,活动的画卷中便又多了 一些点缀,乡土味道更加醇厚。在 河滩、野地里疯跑, 任由身心放 松, 真有"斜风细雨不须归"的 意境和融入大自然的舒适。寒冬 腊月,河面冰封,厚厚的冰层甚 至被冻裂出一指宽的缝。放眼望 去,泛青的冰河平滑如镜,阳光 铺洒, 返照成晕, 色彩斑斓, 如 梦似幻。两岸往来,也省去了多 跑几里路过桥的麻烦。青年儿童 做成简易滑冰车,或站或坐,随 心所欲地滑行耍闹。稍不留神就 会滑倒,被摔得四仰八叉,疼得 龇牙咧嘴。乡人一代代传承,享 用着马颊河无穷的眷惠,享受着 马颊河不尽的抚慰。时光荏苒, 村庄也在悄然演变, 诠释鸣凤在

竹、白驹食场。 河与人血脉相通,秉性相融。 河是人的寄托,人是河的具象。悠 悠岁月,时移事易,有多少爱喜悲 忧、跌宕离合,都随流水汇入遥远 的传说。村里有一位出生在上世纪

二十年代的老先生,书法和文章在 当地颇有名望,家家户户的书信和 过年的春联都找他代笔。老先生对 马颊河情有独钟,据说搜集整理了 不少关于马颊河的资料和民间传 说。我领略过他的口才,老先生讲 起马颊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 的学问让我着迷、令我敬仰。

大平原

离家久了,河与人时常跃入 梦境,时间愈久情结愈重。记得 在部队服役期间,我曾出差到过 河南省濮阳市,听说马颊河的源 头金堤河就在附近, 便匆匆赶过 去, 踏堤漫行, 折柳寄情, 掬水 眺望,以解思河念乡之情。马颊 河的上游窄且缓,不及家乡的雄 浑气势, 娴静有余刚性不足。感 觉虽有落差,但毕竟"千里同风 无远近,未分秦陇与潇湘",看过 之后,内心焦灼相对舒缓,惟愿 流水载去期盼, 捎去祝愿。

事过多年,一次回家的机 会,又一次见到了家乡的河,也 见到了那位老先生,跟他聊了很 久,说起马颊河,诚心诚意地将自 己的一首诗写出来留下,等待他润 色修改,却一直没有音信。一年之 后,偶遇村庄来客,问起来才知老 先生约在半月前已作古,他收存的 一些书籍随之散落,一生形成的文 稿也化作青烟随他去了。

人生小满

□ 杨玉美

那是7月的最后一天,周末下午 的一段闲暇时光。明媚清澈的阳光 落满了绿意葱茏的小院。小院里花 儿在静静地开,鱼儿自在地游,灰鸽 子散开光洁的羽毛,静卧在树荫里 ……我沏一壶淡茶,端坐在书桌前, 轻敲键盘,任思绪信马由缰。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时光的 流逝总是有些敏感,特别是面对一 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一周、 一月,甚至一年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总是保持着遗憾和留恋。随心写点 什么,或许能够在这段时光中刻下 一道印痕,就如同到了某个景点,找 块木头或石头,刻下"某年某月到此 一游",以证明曾经拥有过这段时

那时,暑假已经过去大半,曾经 完美的度假计划,消逝在每天琐碎 的事务中。时令已经进入大暑三候, 下一个节气便是立秋。感觉什么都 没有来得及做,一个夏天就这样过 去了,什么都没做成,半年多的时间 就浑然消逝了。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年轻 时,宏大的理想、完美的人生设计, 转眼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才发现一 切都不是设想中理想的样子,如同 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交出一张最完 美的答卷,心存遗憾。

今年是我毕业30周年,有几个 细心、热心的同学发出倡议,用文字 来记录曾经同窗4年一起走过的时 光。喜欢舞文弄墨的我,理所当然 地、自告奋勇地提出,要交出一份作 业来记录描述我心中的30年岁月。 30年的时光,感觉需要记录怀念的 事情很多很多,但是真正落笔时却 是轻描淡写,浮华烟云,没有记录描 绘出心目中最理想的光阴。

岁月是禁不住回想的,30年弹 指一挥间。看到青春年少时期与同 学们在学校时的合影,除了感伤还 是感伤。那时的我们如此年轻,正值 豆蔻年华;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青 春飞扬,眼神中透着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无限自信和向往。循着这份美 好和向往,每个人都投入到了属于 自己的真实而朴素的生活当中。30 年过去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 沧桑,眼神中那份清澈、透亮和美好 都变成了对现实的无奈、从属和归 依。在现实生活和岁月面前,我们谁

回忆总是美好的。经过了岁月 的过滤和时间的沉淀,那些恩恩怨 怨、飞短流长早已经被岁月淘洗掉 了,剩下的唯有感念和祝福。有的同 学甚至庆幸,我们班40个人都还健 在,一个也没有少,认为这就是最大

那一天,我在籽粒日渐饱满的

石榴树下,等来了快递员,办理好相 关手续,我把从家里挑选的,和从书

店购买的图书打包发往新疆。直到

这一刻,这才好似了却了一桩心

事。算算时间,从新疆旅游回来已

半月有余,那连绵起伏的高山、如网

似脉的河川、广袤无垠的草原、群群

团团的牛羊、星星点点的毡房……

仍然白天萦绕在脑海,夜里又在梦

那天,我们的汽车在一处叫乌帕尔

镇的原野上奔驰。车窗外,大片大

片养眼的绿色一掠而过,瓦蓝的碧

空中,云朵高远,有金黄色的麦田在

微风中波浪般涌动。一行人不禁为

此美景驻足,正在大家下车游玩相

互拍照之际,"咩咩"几声羊叫从不

远处传来,原来在一处麦田边上,有

几只农家散养的羔羊正在吃草。我

们踩着高低不平的田埂,走近这些

羊群,恰好路过一片果林。大家都

不约而同闻到了一缕淡淡的果香,

欣喜地发现在茂密的绿叶间,一枚

枚黄里透红的鲜杏压弯了枝桠,让

人触手可及。这简直是不可抵挡的

诱惑,大家纷纷采摘下来放到嘴里

品尝,可没想到,刚吃了一口,这来

自新疆的鲜杏瞬间就将我们征服,

那异域的果香、蜜汁一样的甜充斥

在味蕾间,我们已经忙得顾不上赞

叹,纷纷在树下寻觅"合适的目标",

顺着她的眼神侧头一看,原来一位

裹着头巾的维吾尔族妇女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近处,正盯着我们这帮"不

速之客"。大家赶紧缩回伸向红杏

的手,并快速咽下还未吃完的鲜杏,

纷纷双手合十,有些尴尬地向她表

示歉意。那位大姐两手比划着向我

们不停地说话,可大家伙一句也听

不明白,后来,她一看实在无法与我

们沟通,便转身急匆匆地向她家的

篱笆院走去。我们几个不安地互相

当我们一行准备赶紧溜走时,

看了几眼,一时不解其意。

忽然,同伴拍了下我的肩膀,我

准备大快朵颐。

但此行收获的何止是风景啊。

中重逢。

的幸福。对这个标准心中感觉有些 别扭,但是,仔细想来,又何尝不是 呢?身边又有多少曾经的朋友、同 学、同事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 色彩斑斓的世界。疫情、疾病、天灾、 人祸,以及各种意外都躲藏在静好 的时光背后,虎视眈眈地盯视着我 们每一个人,一不留神就露出狰狞 恐怖的面孔和爪牙,让人防不胜防, 能健康平安地活着,不就是最大的

今年上半年,写出像样的作品 不多,但我却在认认真真地构思、创 作一篇《二十四节气令》,我希望把 中国最古老、传统的文化、规律有序 的时间节令和滚滚红尘中错乱纷杂 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让逝去的 岁月留下时代的光影。我按照春夏 秋冬四个篇章来分别书写,一个季 节一个篇章。

小满,这个节气给我的印象最 深,冲击最大。我认为,它是二十四 节气中最有哲理、最富智慧的节气, 包含着许多人生哲理。

人生小满,是生活的大智慧。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 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 全。""北大满哥"这一首描写小满的 诗在网络上流传,这首诗颇有苏轼 先生的洒脱和豪气,实属诗歌中的 上品佳作。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人生小满 的最佳状态。林徽因在她的散文《蛛 丝和梅花》里写道:"拿梅花来说吧, 一串串丹红的结蕊缀在秀劲的傲骨 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地 错落在老枝上,你便会心跳!梅花最 怕开;开了便没话说。索性残了,沁 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能成了一种温 存的凄清。"这是对花未全开的最美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文化 的智慧在于不求极致圆满,小得盈 满,小成小安。但是,真正能够看得 透彻、想得明白、做得洒脱的又有几 人?纷乱喧嚣的物质社会,在金钱和 权利面前,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心平 气和、宠辱不惊呢?人生小满是大智 慧,也是大考验。30年多年了,还能 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地工作生活 着,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几十位 同学、三五个挚友,还能够举杯畅 饮、促膝长谈,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人生小满,小成小安。

乌帕尔镇淡淡的果香

□王晓霞

坐拥一方小院,抚花弄草,读书 品茗,看花开花落庭前,享云淡风轻 天外,安安静静地度一段假期,享一 段静稳安好的岁月,就是人生最大

荷塘生灵

□ 潘钧国

出居住小区的大门,就是滨州 中海西北岸的一片湾塘,这里风光 旖旎,经常有人在岸边垂钓、散步。

每当荷叶繁茂、荷花盛开时, 清晨我散步走到这里,总会不由得 停下脚步,舍弃继续前行去领略中 海那开阔的水面和云天变幻云水 相映的美奂风景,转而驻足凝望这 一片面积不大的荷塘,观察这个看 似宁静的"小世界"里,正在上演的 一出出"灵动"。

晨光里,除了在连片荷叶的缝 隙里不时漾起的幻彩波影,还有水下 鱼儿游动形成的小小涟漪,我更注意 找寻水面荷叶上的鸟儿。除了天上飞 过的鸥鸟、喜鹊,水面上掠过的燕子, 还有不时在岸边芦苇丛中飞起飞落 的麻雀,此时在这片荷塘里所能观察 到的水鸟只有两种,一是水鸡,二是 池鹭,它们会不时地同框出现在我 的手机拍摄镜头里,有时同样是站 在相近的荷叶之上,只不过水鸡是 在荷叶上奔走,而池鹭则是在荷叶 上伫立,更多的情形是水鸡下到水 中游动,而池鹭仍伫立于荷叶之上, 二者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水鸡是我们这里最常见的,有 时三三两两甚至独自,有时数十乃 至数百只成群,栖息、活动于水势 相对平缓的河湖湾塘。这种鸟儿被 人们看到时,总是处于一种机敏、

警觉的状态之中,除了偶尔在荷叶 上面奔走,就是下水游动觅食。一 旦发现有人靠近,不是迅即扎猛潜 水,就是展开翅膀向远处逃离,其 飞翔的姿势很特别,往往在不太长 的飞翔距离中,在飞经的水面上留 下一串爪子扒水的"航迹"。水鸡在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一 般会栖息于水边芦苇丛或者靠近 水边的岗坡树丛内,因而人们在冬 天也常见到其在冰面和陆地上活 动觅食。偶然见过十几只水鸡腾空 飞到几十米的空中,随后飞越了一 片土岗上的小树林,但根据日常所 见, 总感觉这种水鸡没多大飞翔能 力,应该不会飞得太远。

而池鹭呢,以前在我们这里并 不常见,应该是因为近些年我们这 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它们才年年来 到这里。小池鹭的体型看上去与大 的水鸡相差不大,只是在它伸长脖 颈时,要比水鸡修长很多。我们日 常见到池鹭,多数是在连片的荷塘 中呈伫立状态,若不是其灰白相间 的羽毛与周围碧绿的荷叶有一些 色差,其静止伫立的形态往往与周 边突出水面的某些荷叶非常相似, 让人非静心搜寻,不容易发现它, 或许这也是池鹭天生的一种防御 敌害的伪装本能吧。池鹭常常在距 离人们十几甚至几十米的荷叶上

伫立,这让人们感觉它们不惧人 类,所以它们也是让摄影爱好者感 觉非常"配合"的理想拍摄对象。在 人们对池鹭进行拍摄时,它甚至会 飞挪到距摄影者更近的位置,然而 当人类走进距它十米左右的距离 时,它也会警觉地飞走。

在我看来,水鸡和池鹭虽然生 活在同一片荷塘里,但生存觅食方 式却大相径庭。与水鸡不停奔忙、 以动治动、主动追击水中鱼儿的觅 食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池鹭在荷叶 上的长时间伫立,则是一种"守株 待兔"、以静治动、阻击捕食鱼儿的 觅食方式。它在荷叶上长时间伫 立,能灵敏地发现水面下游动到它 近前甚至身后的鱼儿,并迅速将其 捕食。然而这样的"守株待兔"也是 灵活的,池鹭在一个点上伫立许 久,无论捕没捕食到鱼儿,都会展 翅飞到或近或远的另一个点,继续 重复这种"守株待兔"的过程。池鹭 展翅的那一瞬间,很美,让人联想 到用"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来形容 它,真的是再恰当不过。

池鹭的翅膀很大,内羽是白色 的,看到它展翅飞翔,人们会立刻 联想到鸿雁展翅。经查网上词条, 得知在中国北方的池鹭是一种候 鸟,每当深秋荷叶将要凋敝时,它 们会飞向南方,甚至飞越南海,到

马来西亚一带过冬。难怪池鹭会有 如此宽大的翅膀和与鸿雁一样的 飞行姿态,只是难免由此遐想,只 凭池鹭如此安静的"守株待兔"式 的觅食方式,它们在慢慢长大身体 的同时,又如何积蓄和贮存如此长 距离飞行所需要消耗的体能呢?或 许,它们平时长时间伫立并很少长 距离扇动翅膀,减少了体能消耗, 日积月累,存贮大于消耗使然?

看着眼前的荷塘,静谧、祥和, 内心的思绪,恣肆、旷远。环望荷 塘,思近追远,不由心生感喟:心知 荷有荣枯,鸟有留离……世间众生 皆有各自的生命样貌、生存形态、 生活轨迹,毋论高下贵贱孰优孰 劣,并发自内心地祈愿万物皆得其 所,众生和谐共生,这个世界永葆如 眼前这般的祥和与安宁。然而,我有 突然想到"食物链",想到那水中被 水鸡、池鹭捕食的鱼儿……我顿悟, 此般的祥和、安宁,只是表面,这个 世界还有天定的规则,非人们能用 善意所左右。大自然物竞天择,人们 只有自强不息,在发展中保持理性, 全力以赴与众生万物保持和谐,这 才是人类生存最务实的道理。

回望荷塘,凝望这一方安静的 绿水,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心无旁 骛,向前走,用心去感受身边下一 处更加别样的美景。

黄河滩种—棵树(组诗)

□舒中

怪柏

两百年前的闪电和惊雷 还在碗口粗的身体里左冲右撞 疤瘤累叠,锁住天火 半山腰惊心动魄的刹那 凝固到可以对峙时空 默默注目半分钟 怪柏长进心里,枝条触动肺腑

怪柏呀,尘世的俗子 窥见天地鬼斧神工 身旁轻轻地呼唤 像流星划过苍穹,许下心愿 改弦易辙了人生 想想怪柏,苍山茫茫 有心人独立特行

三棵树

一半根须赤裸在阳光里,另一半 探进大宋朝的城墙 汲取光阴的营养 枝干畅达如江畔少女舒展腰身 叶子碧绿是浑身水汽的纤夫 痴痴迷迷,释放生命里的号子 稳如磐石 只有心仪的人,才会放心安居

三棵树比肩而立,高过城垣和房屋 红布条系满错综的根 许愿的好心人,在历史和自然面前 因为自愧不如,就更加爱护 三棵树象征着活力和美好 在蓝色星球,这样的安排 不可期,但是我遇见了

还有那古寺钟声,萦回枝桠间 衔接着朝代和血脉

樱花飘下

从发丝到脚趾,樱花飘下 像一场及时雨 逗她玫红色的唇。谁的语言里 聚集着亲人爱人情人和坏人 互不相识,却各有归处

旋转、舞蹈,以比花落更快的速度 从婴孩到中年,所有的幸福天真 搅拌在樱花雨里 大地收藏一些,空气传扬一些 还有笑脸,以仰望的姿势 独立,不再老去

那个晃动树枝的人,驱走春风 花朵颤动、剥离,会生出些果实 就像她走出花雨 会有些回忆,香甜、濡湿

黄河滩种一棵树

那条大河,从巴颜喀拉山裹挟的 千古苍天和万载愁绪 将,抚慰你新斫的伤口 河水依然激荡出创世的养分 就像北方女人,依旧用粗糙的嗓音 雕琢着她朴素的生活

与古老的坟墓相依 与往来的游人为伴 一棵树在黄沙里落地生根 多年以后,将作为一种报答 看大河东进。曾经的人已坠入黄土 枝桠间白鹭小憩,听河水又带来春汛

老藤

已经把心肠掏空了,付与尘寰 皮囊尽是生命的破绽 向四周向上方攀援 五彩云霞包裹着怎样的梦幻 堆积有始无终的厌烦 但是还有新枝和嫩叶 从曲径和户牖窥见容颜早衰 江山不变

如打坐的僧人,熙熙过往云烟 只有根须纵横交错,黑暗和孤单 辜负了良辰美景和精致生活 情怀空空如也 还能活多少年并不重要 水路桥梁连同亭台楼榭都不见老 老藤,用尽气力 似乎心有不甘,只是愈显皮肉单薄

槐林记事

黄须菜、柽柳、罗布麻 以及苇蒲和芦荻 正以整齐的方阵,飘过槐林的追忆 神仙沟穿越了码头闹市 不焦不躁地洗出了 一棵槐树成长的澄明和忧思

造访者,在莽林中追随自己的树 在蜂群里看护一串花 并结绳记事。历历在目又含混不清 槐树根部萌动新枝 而树冠已开始干枯 纵然心有干结

应对人生仿佛刚刚开始 只有倾听,才能凿开 浅笑和淡妆,回到沉默的新淤地

连翘

一树黄金,没有多余的孱弱和芬芳 毕竟属于梦境之花,不畏困苦 却令贪心的人头昏目眩

连翘有沉默的权利 她的苦衷将在盛夏被人采撷 去疗愈那些无谓的干咳 还人间些许清静

蒲姑春草

古国余温尚在 蒲姑春草是唯一的信使 把地下王朝的春天,送回人间

柔韧、新鲜、不惧冰雪 蒲姑春草在正月里就茂盛起来 总要赶上元宵节 灯笼和烟花会散出遥远的烟火味 让人着迷 仿佛那里的人 每个夜晚都释放着情怀 永远不离不弃

看看蒲姑春草,冬天瞬息转暖 日渐衰老的人再挽起手 流浪刚刚开始 沿着春草的路线 徒步到海边 三千年的路程 只待一个春天

很快又听到身后传来那位大姐的吆 喝声,大家紧张地回头一看,原来这 位维吾尔族大姐正手举着一个塑料 袋,面露笑意,向我们招手。我们这 才明白大姐回去的意图,一帮人紧 张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大姐动作 很利落,她把树上一颗颗红杏摘下 来放到袋里,还比划着让我们也一 起摘,见大姐这样实诚,我们也就没 再客气,一颗颗红杏很快就装满 了。最后大家伙一致商量要给对方 付款,可谁也没拿现金,我拿出手机 向大姐要收款码,大姐却一个劲儿 地摆手,并急切地把一袋子杏往我 手里塞,我明白这是要送给我们,但 这怎么好意思收下? 在异域他乡, 我们这群游客如此冒昧地闯入人家 的果林,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缘 分。双方正在推让之际,这时一个 上小学年龄的小朋友从篱笆院里走 了过来,用普通话和我们亲切地打 招呼,随后笑着说:"我奶奶说了,这 杏是自己家里种的,让你们带着路 上吃,不要钱,因为内地的人也经常 过来帮助我们,我的老师就是内地

是啊! 在遥远的新疆乌帕尔 镇,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一户人家身 上,在这片充满淡淡果香的果林下, 我们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友好、纯朴、 率真,也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那种温情。

援疆来的。"我们听后不由大为感

动,纷纷一个劲儿地向对方致谢。

后来通过交谈得知,这位小朋 友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由于此处位 置偏远,有一些课外图书是他们这 里所缺乏的。于是,我们几个人当 下就商议好了,"投桃报李",回家以 后一定要给他邮寄一些书籍过来。 那天,我向小朋友要来了具体地址 电话,说明了我们的意图,那位维吾 尔族大姐也高兴得热泪盈眶,一直 向我们表示感谢。

那天,当汽车缓缓地驶离乌帕 尔镇这处麦田边的果林时,我们不 舍地挥手道别,而这一程美丽的风 景也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仿佛也 带着淡淡果香,在心间久久弥漫。